

二十歲的行動指南



撰文\二十而立工作隊

「二十」而立？

二十歲，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年紀。

在這樣的年紀裡，一群歷史學系學生開始回望過去、關注現今社會的變化，對世界產生自己的想法，也好奇所學能如何走入社會。二十歲的我們抱持這份疑惑，做走出教室的夢，嘗試運用自身所學及經歷，用不同的方式回應並擔起己身對於歷史的責任。

二十歲，與70年前臺灣省立工學院（今成功大學，以下簡稱工學院）師生相仿的年紀。

於是團隊由成大自身的歷史出發，追尋1950年代工學院師生的白恐故事，年紀的相仿加強了我們與這群二十來歲的師生的連結，更能趨近當時學生的想法及感受。而在檔案與記憶的爬梳下，我們愈加受到這段當前未明瞭的時代與議題吸引，並希望透過不同方式延續這段故事，使正值二十多歲的我們與大眾產生更深刻的思考，而創立了「二十而立工作隊」。



嘗試做歷史的幕後工作人員

如果將1950年代成大的白恐故事搬上舞台，二十而立的大家就像幕後工作人員，在過程中翻遍各種資料，替舞台添上豐富多彩的旁白、燈光、道具、音樂等細節，讓歷史舞臺上的政治受難者形象更趨立體。雖然工作過程偶爾會討論的比較激烈，但大家都深知這是溝通必經的過程，且因為懷抱著共同目標，所以願意用盡各種方法去解決難題，使歷史不只是純粹的故事，而是能促使更多人思考的議題。

從綠島說起……

去年九月團隊在疫情緩和之際登上綠島，那天有個很大的感受是「我們終於踏上綠島了！」如此有感的原因是，當初真的只是想到綠島看看而開始著手申請計畫，最後我們真的做到了。

為何想到綠島呢？起初是因為團隊成員哲兢與滄潔參與了本系謝仕淵副教授所開授的微學分課程一人權爭議事件的公眾史實作。課程中藉由林傳凱老師的指導而接觸本校於1950年代所發生的吳聲達案，在了解完案件後發現，比起兩三年在校園的時間，吳聲達等師生被關押在綠島的時間更久！於是兩位同學大膽地向仕淵老師說：「我們想去綠島看看。」

想去就要自己想辦法

「怎麼去？」在仕淵老師鼓勵下，兩位同學決定靠自己的力量踏上綠島，於是開始研究如何申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人權教育推廣補助計畫，再招募身邊對白恐歷史有興趣的同學及學弟妹加入，兩位也不免地用「可以免費去綠島」來增加誘惑力道，於是從兩個人變成六個人，最終組成九個人的團隊。（不知道有吸引力的是白恐還是綠島）



沒想到，撰寫計畫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發想計畫階段我們就不斷碰壁，因為腦中的想法無法對應到好的方法或論述，此外還要考量經費與人力問題，總不能拋下課業不顧吧，腦汁都快榨乾了我們總算生出一版「不像樣」的計畫書。接踵而來的是不斷地被仕淵老師退件，他總能用那一雙銳利又嚴格的眼睛抓出問題，於是他一直退，我們就一直修，在老師耐心地反覆指導下才產出像樣的計畫書，而過程中我們也了解到寫計畫與寫報告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計畫寫得不夠精準、無法說服評審委員，再好的點子都是徒然。

第一次提案成功

是的，計畫案最後通過了，有了公部門資源的挹注，團隊終於可以從「想」進階到「做」了，忙碌的一年也因此展開。團隊一面試圖找尋歷史學系學

生可以發揮的舞臺，一面希望將學校的歷史帶回故事的發生地，也期許自己在探問白恐校史的同時，透過行動引領自身、本校學生及公眾思考這段困難歷史，我們拒絕讓它成為校史上的迷糊帳。

「不懂事」的代價

當你覺得政府做出不合理的事情時，身為大學生的你會怎麼做？你可能會在網路上與網友們進行討論，或是站上街頭遊行，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來改變政府。而在1950年代與我們同樣是二十來歲的吳聲達一行人，則是為了改變社會，加入了與當時政府對立的組織展開秘密行動，成為了軍法官眼中「不懂事」的年輕人，因此在正青春的年華進入了監牢中，甚至有些人的生命就在此終結。雖然他們與我們都在同一個成大校園，在同樣的年紀，擁有同樣的社會關懷，卻在不同時空出現了不同的結局。

於是這個計畫的概念誕生了，團隊想跟大家談談1950年代的成大學生們為了回應社會，做出了什麼行動？而在這些行動背後回應著那個社會的他們又付出了什麼代價？並想跟大家一起思考這些行為是否如軍法官認定的一樣不懂事？最後再藉我們的行動讓故事回到發生的地方，讓故事與成大的師生重新產生連結，因為這些白色故事曾以不同形式發生在現今的校園中。

吃飯睡覺讀檔案

執行計畫的過程中，團隊都在做什麼呢？我們的日常是無止境的勤讀檔案！勤讀書！勤看展覽！甚至勤滑手機，掌握當代人權議題的脈動，帶著好奇心跳入自己感興趣的學海中，透過不同媒介學習。例如讀吳聲達等人的檔案時，能夠了解政治受難者的過往與在國家體制下的遭遇，並透過檔案中幽微的線索，探尋這群鼓起勇氣行動的人們心中懷抱的理想；也讀口述歷史、政治受難者回憶錄等，從檔案外的媒材來感受1950年代的時代樣貌，對當時的社會氛圍更具體的想像；或是由「綠島人權藝術季」看看當代其他創作者如何回應人權議題，思考我們還可以怎麼做，構築更完整的規劃。

團隊亦透過讀書會，讓大家交流資訊，分享看法、

相互提問，有時候辯證甚至激烈到讓人誤以為是在吵架，但在吵鬧的辯證中才能找出彼此面對歷史的盲點，得到團隊的共識。

說故事的方法

有了政治檔案及故事之後，要如何說故事呢？當團隊正在苦惱要用什麼載體時，看到了人權館的不義遺址地圖，地圖中簡單介紹了一些知名不義遺址及其相應的故事。這給了團隊靈感，我們在想除了知名的不義遺址若能做成地圖，則那些藏在生活中的白色故事發生地是不是也能夠轉譯地圖？又或是以政治受難者的經驗當作主體串聯各個點位，來作為一種敘事方式？有了這個想法後，團隊便開始付諸行動，在去年製作了1950年代成大白色恐怖人權地圖。

我們利用地圖作為一種載體，係因地圖比起單純的文字更能將故事說得更完整，地圖可以帶領讀者從平面的文字走入立體的建物空間，文字與空間的搭配更能讓讀者進入過去與現在交織的特別時空，讓人更能與這些平常的建物建立不一樣的連結，而非只是單純的指認。另外我們的地圖採用「馬賽克」的元素，去模糊讀者對現今空間的印象，將故事帶回發生之地。



在製作地圖時也遇到許多的難題，像是轉譯的界線究竟在哪裡？如何用少少的字數將故事說得完整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幸好在老師們的幫助以及團隊成員的集思廣益下，最終做出了我們夢想中的人權地圖。但其實我們的工作還沒結束，我們還沒去綠島呢！

觀光勝地工作中

綠島是臺灣有名的觀光勝地，遊客到了綠島不外乎就是環島、溫泉、暢玩各式水上活動，但上踏上綠島後，團隊的行程就是人權館、人權館、還是人權館，主要的時間都待在國家人權博物館內進行踏查，即使如此仍有許多的館舍沒有逛完。最印象深刻的行程就是在人權公園的紀念碑的踏查，紀念碑上刻著許多政治受難者們的名字，在每個名字背後都有一段屬於他們的白色故事，當我們找到吳聲達等人的名字時，更是百感交集，當銘刻不再只是銘刻時，那些名字後面的意義更讓人動容。

行動者 +1

在踏查工作結束、地圖製作後，我們以「找回二十歲的他們」完成為題舉辦兩場講座與一場校園走讀活動。兩場講座分別從當時的行動者及當代的行動者切入主題，第一場邀請經歷過1970年代成大共產黨案的鄧伯宸學長，與我們分享他的生命故事，第二場邀請成大歷史學系的謝仕淵副教授和陳恒安副教授，共同探討大學教育現場該如何回應白恐議題。而走讀活動則是以人權地圖作為媒介，透過校園巡禮及解說，帶領聽眾親身體驗那些曾經發生在校園中的過去。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行動，除了讓地圖增加曝光度，更能讓自身、成大學生及公眾思考這段困難歷史，讓原本模糊不清的故事更加清晰。







除了以講座、走讀的方式活化地圖，團隊也在思考還有什麼方法能夠讓白恐議題更接近社會大眾。在一次的偶然，團隊成員發現了「高雄大空襲」這款遊戲，利用遊戲時角色間的互動來傳達故事「要輸一起輸，要贏一起贏」的概念，這樣的方式非常吸引人，也很容易讓人進入故事中，受到啟發後團隊開始進行遊戲的開發。但製作遊戲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在與「迷走工作室」的創辦人進行交流後，才發現製作一款遊戲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的開發及驗證，現在的我們無法在短短一年內開發成功，於是轉而開始製作遊戲的故事腳本，期望在未來這個故事腳本可以幫我們製作出更引人入勝的遊戲。

跳出舒適圈！

在結束講座後，去年的活動也漸漸到了尾聲，後續團隊也辦了幾場高中的校講以及課程，持續與外界合作，在打破教室藩籬的同時，經常需要與抱持不同看法的公眾對話，藉由觀點之間的碰撞，讓團隊能夠重新審視議題，提供建立自我論述的機會。對話亦是梳理彼此認知的過程，唯有透過不斷地對話，白恐議題才得以在社會中延續討論，提供面對歷史的不同視角。走出教室的這些挑戰促使團隊對議題資訊準備得更齊全，以多元面向了解故事，找出讓觀點相左的人溝通的方式。

離開教室的保護或禁錮，二十而立的日常是未曾停歇的學習與思辨，觸碰當代社會的不同人群，看看大學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模樣。

校園白恐行動指南

帶著去年的經驗，今年團隊繼續向人權館申請補助案，也在二月通過審查，再度展開行動。今年的行動將從「行動者」的主體出發，呈現1950年代成大校園中不同行動者的樣貌，除此之外，我們也開始跟教育部人權資源中心合作，舉辦為期半年的臺南人權地圖工作坊，與同樣關注臺南人權議題的高中老師們一起研究臺南的白恐故事，希望透過地圖讓更多人能夠對白恐議題有一些了解。究竟未來我們又會有什麼行動呢？可以多多關注我們的IG、Facebook，除了能追蹤最新消息，還能跟團隊互動喔！（業配大師已上線）

零經驗的菜鳥團隊

不管做任何事情，從零到一的過程都是最困難的，去年的二十而立遇到了許多的第一次，從組成團隊、發想計畫、培養默契、討論共識、建立團隊運作模式、執行項目再到檢討等等，每一樣都需要花費不少力氣，即使只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像是在製作地圖時，嘗試很多方法型塑人物性格，效果卻都不盡理想；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究竟什麼是上位問題，至今卻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或是討論與老師開會時到底要買哪種點心比較適合，太Q、太硬、太甜，一個點心各自表述……就這樣不斷地撞牆、再嘗試、撞牆、再嘗試，一路走到了今天。幸好一路上受到了許多老師的幫助，讓我們能在從零到一的過程中，繼續維持在正確的道路上。

思考思考再思考

團隊處理的議題是白色恐怖，議題本身就非常的複雜且敏感，因此不管是在處理檔案內容還是撰寫成文章，任何字句都需要斟酌使用。其中最困難的就是要思考每件事情的定位，究竟要放在哪個敘事脈絡上？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這個過程就是思考、討論、再思考、再討論，在不斷的思考中找尋什麼是問題的核心，雖然在討論時常常出現些「激烈」的討論，但這就是屬於我們的溝通方式，最後就在成員們不同的觀點中找出最關鍵的核心。

澆不熄的熱情

老實說，所有的成員都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在這個計畫當中，但身為學生除了計畫仍需要兼顧功課，可以說是蠟燭兩頭燒，因此熱情就是我們持之以恆的動力，但是當計畫趕不上變化時難免會有所消磨，此時團隊夥伴便是最好的支柱，當我們意識到是與一群有著共同理想的夥伴一起努力，那股追求理想的動能便油然而生。在計畫這條路上，團隊便是持著這股澆不熄的熱情攜手向前，一次次感到絕望，也一次次因為希望重新出發。

最後，若說我們究竟在團隊中學習到了什麼？除了學到如何整理資料，更多的是看待事情的方法，因為在檔案中很多事情並非全真全假，需要以理性看待，盡可能地從不同的視角理解事情，才能看清事情的全貌，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斷摸索身為歷史系學生還能做些什麼。

往回看我們這一連串的行動，其實一切只是從一個簡單甚至有點浪漫的初衷開始，我們也沒想過，原來我們可以做那麼多事情。現在的你是不是也有想要做的事呢？別擔心，跟我們一樣就放膽去做吧！